

远行
译丛

我的探险生涯 I

〔瑞典〕斯文·赫定著
李宛蓉译

My Life
as an
Explorer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My Life
as an Explorer

I

我的探险生涯 I

[瑞典] 斯文·赫定 著 李宛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探险生涯. I / (瑞典)斯文·赫定著;李宛
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远行译丛)
ISBN 978-7-02-011677-5

I. ①我… II. ①斯… ②李… III. ①探险-亚洲-
近代 IV. ①N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7391 号

出品人 黄育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潘丽萍
封面设计 汪侍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5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 插页 5
版 次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677-5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 1 第一章 缘起
- 14 第二章 穿越厄尔布尔士山抵达德黑兰
- 23 第三章 策马穿越波斯
- 34 第四章 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到巴格达
- 44 第五章 波斯冒险之旅
- 58 第六章 君士坦丁堡
- 67 第七章 觐见波斯大帝
- 77 第八章 盗取死人头颅
- 84 第九章 攀登达马万德山峰
- 95 第十章 阳光大地呼罗珊
- 107 第十一章 殉教之城马什哈德
- 110 第十二章 布哈拉与撒马尔罕
- 125 第十三章 深入亚洲心脏地带
- 134 第十四章 结识布哈拉酋长
- 145 第十五章 两千英里马车之旅
- 162 第十六章 吉尔吉斯人

- 174 第十七章 与“冰山之父”搏斗
- 188 第十八章 接近沙漠
- 200 第十九章 沙海
- 211 第二十章 大难临头
- 225 第二十一章 生死关头
- 237 第二十二章 现代鲁宾逊
- 251 第二十三章 二度挑战帕米尔高原
- 259 第二十四章 两千年的沙漠古城
- 269 第二十五章 野骆驼的乐园
- 278 第二十六章 撤退一千二百英里
- 289 第二十七章 亚洲核心的侦探故事
- 300 第二十八章 第一次西藏行
- 311 第二十九章 野驴、野牦牛和蒙古人
- 324 第三十章 唐古特强盗之地
- 335 第三十一章 北京之路
- 350 第三十二章 重返沙漠
- 363 第三十三章 河上生活

第一章 缘起

能在童稚时期发现自己一生挚爱的事业，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没错，就这点我的确十分幸运；早在十二岁那年，我的人生目标就已经非常明确。因此，我童年最亲密的友伴包括：库柏^①、凡尔纳^②、利文斯通^③、斯坦利^④、富兰克林^⑤、帕耶^⑥、诺登斯科德^⑦，尤其是那些北极探险队里前仆后继的英雄和殉难者，

-
- ①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美国小说家，以撰写冒险小说闻名。
 - ②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小说家，为《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世界》等著名探险故事的作者。
 - ③ 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英国传教士，深入当时有“黑色大陆”之称的非洲从事探险。
 - ④ 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 1841—1904），于担任纽约《前锋报》特约记者时，受命前往非洲找寻失踪的利文斯通，他所撰写的报道成为当时西方社会极为轰动的探险文章。
 - ⑤ 约翰·富兰克林（John Franklin, 1786—1847），英国著名的北极探险家。
 - ⑥ 帕耶（Julius von Payer, 1841—1915），为奥地利探险家兼画家，曾率领奥匈帝国北极探险队发现位于俄罗斯西北的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
 - ⑦ 阿道夫·诺登斯科德（Adolf Nordenskiöld, 1832—1901），瑞典的北极航海家，驾船由大西洋向亚洲北太平洋前进，成功穿越东北航道。

特别让我着迷。那时候，诺登斯科德正首次前往斯匹茨卑尔根岛^①、新地岛^②和叶尼塞河^③河口，这一项大胆的冒险行动，令人咋舌。我十五岁那年，诺登斯科德回到故乡，也就是我的出生地斯德哥尔摩，完成了他的东北航道之旅。

探险的启蒙

一八七八年六月，诺登斯科德登上帕兰德船长所指挥的“维加号”，从瑞典出发探险。他们沿着欧洲与亚洲北方的海岸线航行，一直到西伯利亚北方北极海岸线的最东端，然而冰雪将“维加号”给困住了，整整十个月动弹不得。瑞典的乡民焦急忧虑，大家都为诺登斯科德与整个科学探险队的命运感到忧心忡忡。第一支出发前去营救的是美国籍队伍，当年因为指派斯坦利前往非洲“找寻利文斯通”而声名大噪的纽约《前锋报》编辑詹姆斯·戈登·本纳特再度发号施令，派遣德朗船长前往北极，一来寻找北极点以打通东北航道，二来设法解救受困的瑞典探险队。于是，德朗的“珍妮特号”在一八七九年七月出发，展开探险兼营救的行动。

然而，等在美国籍探险队前方的却是悲惨的命运！“珍妮

① 北极海岛群中的一个岛。

② 俄罗斯西北北极海中之岛群。

③ 位于西伯利亚中部，向北流入北极圈内的喀拉海。

特号”撞上冰山，大部分船员不幸罹难。不过值得安慰的是，被冰雪封冻的“维加号”终于在融冰后脱困，并在蒸气动力引擎的辅助下，顺利穿越白令海峡，驶入太平洋，在未折损任何一位队员的情况下，诺登斯科德的东北航道探险克竟全功。诺登斯科德探险告捷的新闻最先从日本横滨传来，我永远忘不了当时斯德哥尔摩市民欢欣鼓舞的热闹景象。

诺登斯科德探险队沿着亚洲和欧洲南方的海岸线返回，这趟航程是一次睥睨群伦的壮举。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维加号”的汽笛声响彻斯德哥尔摩港，整个城市弥漫欢腾的气氛。沿岸的楼房点缀着无数的灯笼和火炬，皇宫前用煤气灯点亮装饰成的“维加”二字如同一颗闪亮的星星，就在一片令人炫目的灯海中，这艘名闻遐迩的探险船轻缓地滑入港湾。

当时，我和父母亲、兄弟姐妹们一起站在斯德哥尔摩南方的高地上，饱览这场盛大的欢迎仪式。霎时，我被那股剧烈的狂喜和兴奋俘虏了——终此一生，我未曾遗忘那一天的盛况，因为它决定了我未来的志业。听着码头上、大街上、窗户旁、屋顶上响起的热情以及如雷的欢呼声，我暗自立定志向：“有朝一日，我也要像这样衣锦荣归。”

从此，我开始钻研任何和北极探险有关的事物，只要是关于北极探险的书籍，不论新旧我都会去研读，而且动手绘制每一次探险的路线图。在北地的隆冬里，我在雪地上踟蹰而行，在敞开的窗前入眠，为的是锻炼自己忍受酷寒的能力。我幻想

自己长大成人之后，立刻会有个慷慨的赞助人出现，他会掷一袋金币在我的脚下，对我说：“去吧！去寻找北极！”我决心要有一艘自己的船，满载着探险队员、雪橇和拉橇狗，穿越夜色和冰原，勇往直前迈向终年只吹南风的北极极点。

命运之神的安排

可是命运之神却另有安排！一八八五年，就在我快要离开学校的时候，校长问我愿不愿意前往里海沿岸的巴库去担任半年的家庭教师，教一个资质较低的男孩。这位男孩的父亲是诺贝尔兄弟雇用的总工程师。我未经考虑就答应了，毕竟我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可能等到一位多金的赞助人；更何况只要接受这份工作，我就能立刻展开长途旅行，前往亚洲的重要关口。就这样，命运之神引导我走向亚洲大道。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年少时到北极探险的梦想已逐渐淡去，从那一刻起，亚洲这片地球上幅员最辽阔的陆地所散发出的令人着迷的力量，显然主宰了我往后的生命。

一八八五年春夏之际，我不耐烦地等候出发时刻的到来。驰骋的想象力已经把我带到里海边上，我隐约可以听见滚滚汹涌的波涛声，也能听见沙漠商旅行进时叮当作响的骆驼铃声，整个东方的魅力在我眼前迅速开展，我觉得自己已然掌握了那把开启传奇与冒险之境的钥匙。这时候，斯德哥尔摩来了一支



莫斯科

小型马戏团，表演的动物之中包括一峰来自中亚土耳其斯坦^①的骆驼，对我来说，它仿佛是来自远方的同胞，吸引我一再前去探望它。不久之后，我就要去这峰骆驼的故乡，向它在亚洲的亲戚们捎上一声问候。

这趟长途旅程，我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很担心。不过，我并不是独自一人前往，跟我同行的有我的学生，还有他的母亲和弟弟。在依依不舍与家人道别之后，我们登上即将载着我们横越波罗的海与芬兰湾的汽船；在俄罗斯的喀琅施塔得可以眺望到圣以撒大教堂贴满金箔的拱顶，闪烁生辉犹如耀眼的太阳；几个小时之后，我们一行人从圣彼得堡的涅瓦河码头上岸。

可惜我们没有时间逗留，在沙皇的首都稍作停留几个小时

^① 又作突厥斯坦。

之后就上了火车，这是一列中途经过莫斯科，从欧俄前往高加索的快车，全程需要四天的时间。沿途无边无际的平原快速向后飞去，火车像子弹一样呼啸着穿越稀疏的松林和肥沃的田园，田里即将成熟的秋谷随风摇曳。从莫斯科以南，发亮的铁轨蜿蜒直下南俄，丝毫不见起伏的大草原。我的双眼贪婪地欣赏着这一切景物，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到国外旅行。白色的小教堂顶着绿色洋葱形尖顶，突起于农村的上空；穿着红上衣与沉重靴子的农人在田里工作，四轮马车载运干草和蔬菜根茎往来于乡野之间。崎岖而泥泞的马路上行驶的不是梦想中的美国动力汽车，而是由三四匹马合力拖曳的马车，伴随着叮当作响的铃声，奔驰起来速度煞是惊人。

离开罗斯托夫之后，我们渡过壮阔的顿河；罗斯托夫是顿河注入亚速海的出口，而亚速海正是黑海的门户。火车继续朝南飞快地行驶，车站上，几乎都是哥萨克骑兵、士兵、卫兵，还有英俊、魁梧的高加索人，他们穿戴着褐色外套和毛皮毡帽，胸前横挂着银色的弹药匣，腰间的皮带上则悬着手枪或匕首。

我们乘坐的火车开始缓缓地往上爬坡，驶向高加索山北边的山脚；来到捷列克河畔，一座美丽的小城弗拉季高加索傍河而建，这就是“高加索之君”，就像海参崴^①是“东方之君”一样。我学生的父亲，就是那位总工程师乘了一部马车来接我

① 俄罗斯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别名。

们，我们于是又搭乘这部马车继续旅行了两天，沿着格鲁西亚军用道穿过高加索山，走了一百二十英里路。这条路分成十一个站，每到一个休息站都需要更换马匹，由于马车很笨重，当我们在攀登海拔七千八百七十英尺高的高道尔站时，必须动用七匹马才能将马车拉上去，不过，下坡的行程只需要两三匹马。山坡路崎岖难行，有时才爬上陡峭的山



穿越高加索军用道路

脊，马上又碰到四五个曲折的大弯道，道路迅速下降到另一个山谷，然后马上又得攀上另一座高耸的山头。

这真是一趟伟大的旅行。在此之前，我从未做过任何可以跟它媲美的事。我们四周尽是高加索山壮丽的景色，远处山峰白雪覆盖，陡峭的山壁里层层峰峦相叠，其中以海拔一万六千五百四十英尺的卡兹别克山最为高耸，它的峰顶沉静地沐浴在日光中。

这条山路的路况相当良好，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修筑完成。由于修建经费极为昂贵，沙皇在启用仪式上说：“我原以为会看到一条用黄金铺成的道路，结果发现这条路竟是灰石



高加索山最高峰：卡兹别克山

子儿铺设而成的。”道路濒临悬崖深渊，因此外围有一道低矮的石墙环绕着。崩解的冬雪在斜坡上堆积成厚厚的一层，并且漫延到整条道路和村庄，我们的马车驶进村落时，必须穿过墙高十英尺的、坚固的

遮雪棚。

一整天，马车都维持全速前进，这样的旅行速度实在疯狂！我因为坐在马车夫旁边的位置，每次遇到急转弯时都觉得头晕目眩，好像前方的道路突然消失在空中一般，随时都有被抛进深谷的危险。

幸亏我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我们安然抵达了高加索区的主要城市第比利斯，那儿热闹非凡，景致优美！从库拉河两岸到陡峭贫瘠的山坡上，屋舍如同圆形的露天剧场一阶又一阶地向上伸展；大街小巷挤满了骆驼、骡子和车辆，以及熙来攘往各色各样的种族，包括：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乔治亚人、彻尔克斯人^①、波斯人、吉卜赛人和犹太人等。

① 高加索民族的一支。

到了第比利斯，我们改搭火车继续未完的旅程。此时已进入盛夏，天气炎热，我们选择三等车厢的座位，原因是这里最通风。同车厢的还有波斯、鞑靼和亚美尼亚的商人，他们大都携家带着。另外，还有一些迷人的东方民族，不论在举止或服饰上都是那么优雅似画；尽管天气酷热难耐，这些外地民族仍然戴着厚重的羊皮帽。火车上还有些从麦加朝圣回来的信徒，他们将薄薄的祈祷毯子摊开铺在车厢的地上，在夕阳落入地平线的那一刻，所有的信徒全都面朝圣城麦加的方向，跪下来喃喃吟诵祷词；此时，火车仍旧轰隆轰隆地向前行驶。当时涌现心里的那股惊奇感受，至今犹是鲜明清晰。

火车沿着库拉河蜿蜒前进，有时在河的北岸，有时又行驶到河的南岸。库拉河沿岸已有垦殖，清新鲜绿的河岸经常在远处闪烁着光辉。然而，除了这些开垦的田地外，其余可说是一片荒芜；大部分都是平坦的大草原，只见到照顾牲口的牧羊人踪迹，还有少数地方几乎是寸草不生的沙漠。朝北望去，整个高加索山恰似灯火通明的舞台景幕，深浅交织的蓝色调夹杂着峰峦积雪的白色线条，这就是亚洲啊！这片诱人的景致令我舍不得移开视线。在那一刻，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将会爱上这块一望无垠的荒原旷野，在未来的岁月中，我将被吸引到东方，而且越来越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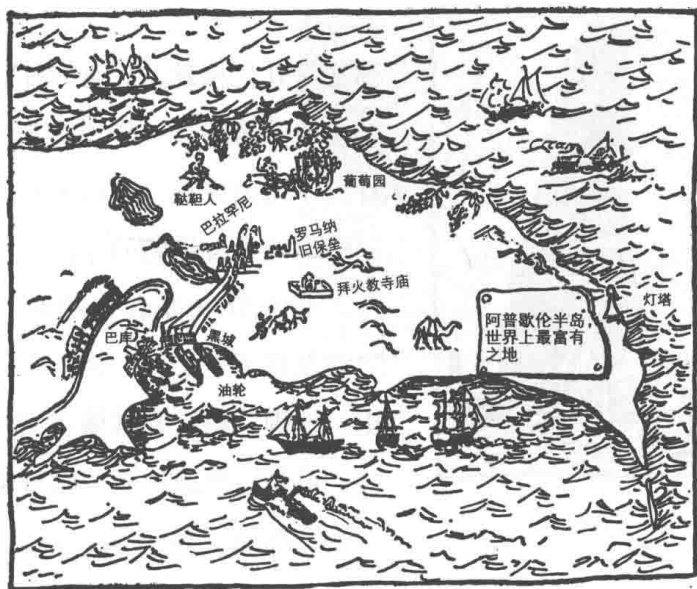
到了尤吉瑞车站，按照往常的习惯，我拿着素描簿下了火车准备画一些东西，还没走多远，就觉得肩膀被沉重的手掌给

按住，三个看起来不怀好意的警察抓住我，面色狐疑地板着脸问我问题。由于我还没学会俄语，幸好在场有一位懂法语的亚美尼亚女孩帮我翻译。警察一把抢过我的素描簿，对于我的解释响起一阵轻蔑的笑声，显然他们把我当成了间谍，意图颠覆沙皇的国家。我们的周遭聚集了大批人群，当火车启动的第一声鸣笛响起，这些警察有意想把我抓去关起来。就在这当口，火车站的站长穿过人群过来查看究竟，他拉着我的手臂护送我回到火车上，此时第二声鸣笛再度响起，我爬上月台，那几个警察紧随在后。火车哐啷哐啷地起动了，我像一尾滑溜溜的鳗鱼，快速穿过两节车厢，然后躲在一个角落里，等到我回到同伴身边时，那几个警察已经跳下火车不见踪影了。

“风城”巴库

我们慢慢地接近里海。风很强，从地上卷起云雾般的灰尘，一开始是远山不见了，紧接着，连乡间也被浓密的烟尘给整个遮蔽。风越刮越强劲，后来竟转成一股飓风，火车吃力地顶着强风前进；当火车顺着海岸行驶时，我们呼吸困难，只能模糊地注视着白浪滔天、惊涛拍岸的壮观景色。火车终于抵达巴库，这个被誉为“风城”的地方果然名不虚传。

巴库位于阿普歇伦半岛的南岸，此半岛向东延展伸入里海约五十英里，诺贝尔兄弟与其他石油大王的庞大炼油厂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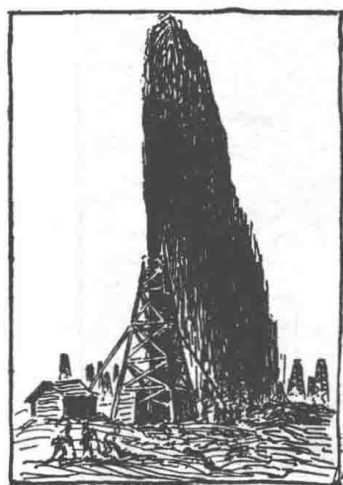


阿普歌伦半岛

“黑城”，就在巴库的东方。提炼好的石油从这里经由油管输送到黑海，途经辽阔遥远的高加索南部地区；至于海路运输则借由油轮横渡里海，目的地是阿斯特拉罕和伏尔加河河畔的察里津^①。多数油井所在的油田大都集中在巴拉罕尼，这是个鞑靼村落，位于巴库东北方十三俄里^②外，长久以来以蕴含丰富石油而闻名，但直到一八七四年诺贝尔兄弟引进美国式钻井法，才真正进行原油的开采。接下来的几年，此地的石油开采工业欣欣向荣，当我一八八五年首次拜访巴拉罕尼时，当地已经拥有

① 即现在的伏尔加格勒。

② 一俄里约一点零六七公里。



巴拉罕尼的油井

三百七十座油井，每年的石油产量高达好几亿俄磅^①。有时地底压力会使原油像喷泉一样涌出来，据估计，一座油井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可以喷出五十万俄磅的原油。

我在耸立如森林般的钻油塔之间度过了七个月，为学生补习历史、地理、语文和其他实用性的学科，可是，我最快乐的时刻却是陪伴卢德维格·诺贝尔去巡视油田。

我也喜欢骑着马穿梭在各个村庄间，为鞑靼族的男人、妇女、小孩和马匹画素描；或者是骑一匹活泼的马儿往巴库奔驰，到“黑色市集”逛逛。市集里都是鞑靼人、波斯人和亚美尼亚人经营的小铺子，商人们坐在阴暗的店铺里，叫卖来自库尔德斯坦^②和克尔曼的地毯、壁饰、织锦、拖鞋、大毡帽等。我观赏金匠锤炼饰品和兵器，把生铁铸造成刀刃和匕首。这里的每一件事物，无不令我深深地着迷，不论是衣衫褴褛的托钵僧或身着深蓝色长外套的皇室亲王，我同样兴致勃勃。

有个目标督促我作一趟短程的旅行，那就是造访拜火教的神庙。以前，神庙里日夜都点着圣火，信徒在圆形拱顶下长

① 一俄磅约为三十六英磅。

② 今伊朗与伊拉克北方接壤之处。